

古韵合声 在清华

■ 拜喆喆 蒋茹茹 来瑛 巴珠 郜雪菲

“非遗作为人类创造力、想象力和劳动的结晶，深藏于经史子集，留存于传统伦理道德，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的总和，而非遗是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最精华部分。”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王福州

那些失落的文字、声音和书卷，像带着余温的历史灰烬。生活里除了温饱与富足，还有精神的饕餮。校园里依然有那么一些人，停在了这里和这些书卷打招呼，社团人吟诵着古韵，艺术团敲打出京腔昆曲，前辈们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祖先当年的风骨、韵律和五千年的中华土地，在清华园里唱出来，走下去。

社团：甘苦交融

2009年，人文学院新生夏虞楠创办了清莲诗社，想要恢复和保留下“吟诵”这种传统的诵读方式，“至少在清华，我希望能够有一群人会吟诵，毕竟它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如果就这样丢掉的话太可惜了。”

如今清莲诗社的社长是电子系2013级的博士生刘人杰，大一时，他选修了王步高老师

的诗词格律与创作课，诗社在课间招新，他就报名了，“那门课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今年10月18号，他组织清莲诗社与台湾辅仁大学东篱诗社、北师大南山诗社共同举办了一次大型活动——“古韵新妍”两岸大学生古典诗词联吟演出。这次活动之后，他发现诗社对吟诵文化了解并不全面，“我们希望能把吟诵知识系统化。”

联吟活动耗费了刘人杰大量的精力，“时间紧，特别忙。在清华，大家的课业压力都很大，活动确实耽误了诗社很多同学的休息时间，”作为社长的刘人杰有点过意不去，“不过能把这个活动办好就值得。”他认为经验不足是举办活动的巨大阻力，“很多时候那些大型活动应该先找谁去审批我都不知道。”

诗社这学期招到了20多个“新人”，但刘人杰耸耸肩，“最

后能留下来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他们现有的成员以理工科居多，一来是因为工科生庞大的基数，再者“因为这些工科成员功底就很好，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古诗词的群体，但他们的古典诗词写得要远远超过科班出身的一些人。”刘人杰介绍，很多理工科生对诗词感兴趣，并且会愿意加入这样一个组织，每天接触的知识与文字相关的文科生反而不会对诗词有太深厚的热爱。

除了人不够，诗社现在更严峻的情况是钱不够。“真伤感。”刘人杰说。他认为文化类的社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加入的积极性不高，社团也很难拉到赞助。”

一起举办活动的北师大南山诗社是北师大文学学院的直属诗社，大多数成员都是文学院的同学，因此有很大程度上的官方支持。“我们诗社虽然挂

靠在人文学院下面，实际上学校支持很少。”刘人杰期待能够得到学校更多的支持，他和人文学院老师们进行过交流，他们认为如果清莲诗社愿意去号召大家继承传统，并把传统文化推行开来，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过我们诗社毕竟规模还小，想做这件事并不是很容易。”

他们在荷塘边练习着汉语诗文的传统诵读方式，在诗社里写下“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看着他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京城，诗人以诗会友，以文相依。在刘人杰眼中，诗和词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诗词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比之西方诗对于西方的文化还要重要得多。“比如说在宋朝，只要你是文人士子，你就一定会写诗。写诗的水平的高下，甚至能够直接或间接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而在西方不一定就这样。”刘人杰表情严肃，“虽然现在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也算响应中央的号召，但想具体落实，这条路还是不好走。”

艺术团：承继创新

“他们自己都缺乏对京剧文化的深刻认识，又怎么会改出好作品？过去的老艺术家是戏班里拜师傅学艺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京剧人才培养没有了那样的环境。”谈及京剧剧本和曲调的创新加工，陈天雨摇了摇头。他是热能系2012级学生，

几年前，他受到父母的影响渐渐喜欢上这门艺术。作为学生京剧团团团长，他见证着园子里京剧的衰荣。“会有一些感兴趣的同学加入，但总体参与人数不多，”陈天雨说，“我们在京剧艺术团分享一些戏曲，较少涉及专业的训练，只要同学们在面试时表现出对京剧的兴趣，都会通过面试，可是也有同学因为学业压力而中途退出艺术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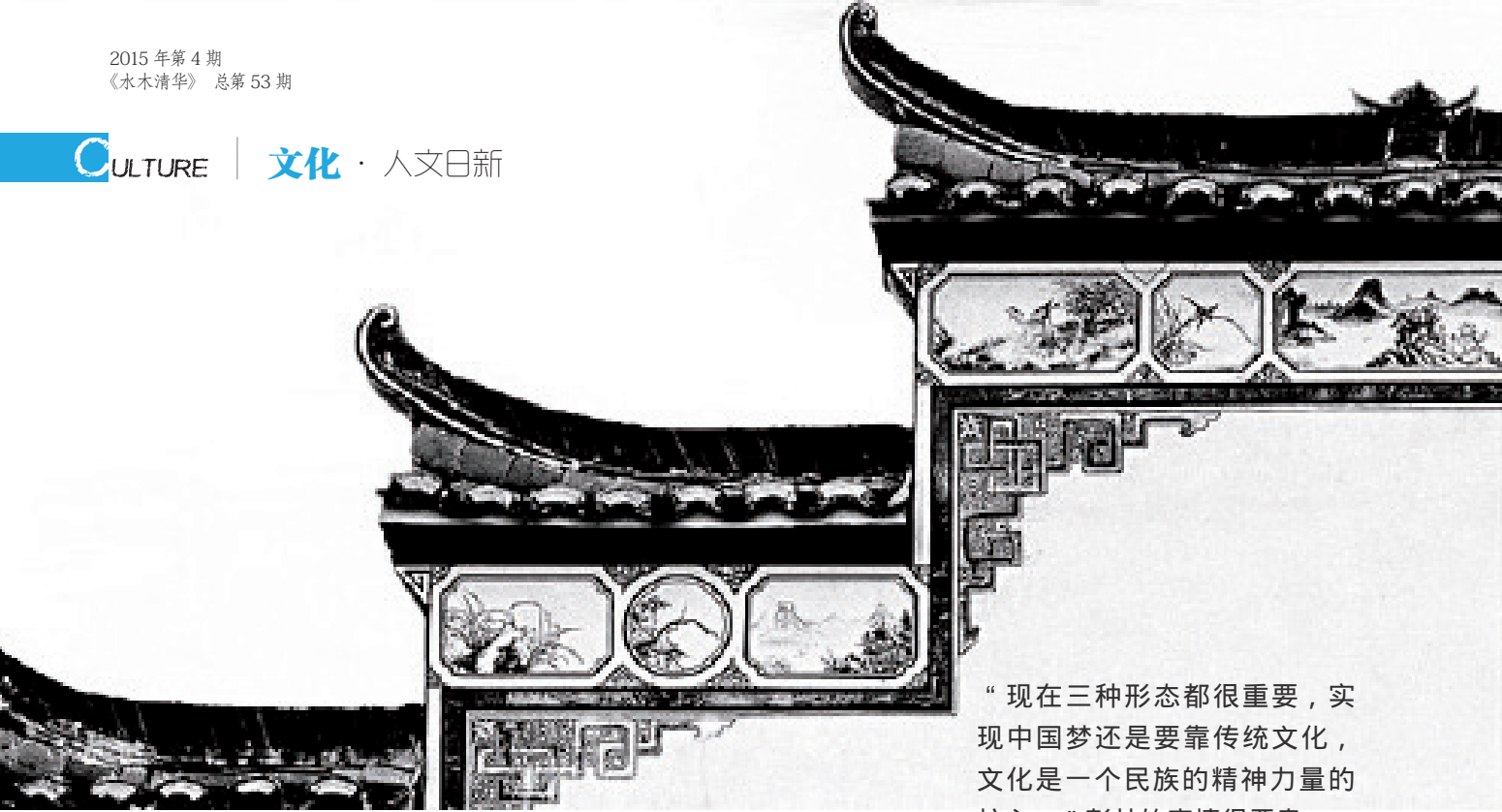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新生安展是一名京剧爱好者，“小时候奶奶对地方戏的痴迷使我接触到这门艺术，后来接触了各种戏种，觉得京剧作为集大成者更具魅力。”周围同学们对京剧艺术的不了解使得安展更多的是在家里听京剧，他表示不会参加京剧类的社团：“课业繁重，而且已经参与了其他的社团，自己也没有想往专业的方向发展。”他期待过段时间，自己的生活不再那么忙碌，“可以多花点时间在欣赏京剧上。”

对退休教师林华来说，京剧是那个“样板戏年代”最初的美感。她很少有机会和孩子们分享这样的美感，“京剧需要有闲情逸致去品味，现在的年轻人生活节奏快，强迫他们陪你听戏也是为难他们啊！”林华叹了口气，“年轻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还是会喜欢的，我有这个信心。朋友们会抽出时间去欣赏京剧，还有一些痴迷的票友天天听着收音机，京剧就在人们的记忆里，是不会消失。”林华不能接受京剧创新，“京剧不会没有观众，只怕改动太多，失去了传统的味道。”

如今京剧团里会请一些老师来开讲座，“效果还不错。”他们也尝试邀请京剧名家来清华演出，“观众少，所以一直是亏损的局面，挺遗憾的。”陈天雨笑了笑。他认为京剧团的宣传力度不够大，更好的推广办法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京剧欣赏课程，“身边对京剧缺



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京剧队在第二届北京市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戏剧专场中获一等奖



乏认识的同学有偏见，觉得京剧就是老年人的活动。”

京剧有着跨越百年的感染力，百年里没有逝去的东西，百年之后或许依然还在，但故事在，唱戏和听戏的人在变，京剧的故事里，霸王别姬是英雄末路、红颜薄命的悲剧，四郎探母写的是乱世之中的民族之痛，京剧总是在那些大时代里看到血泪，看到悲喜，而它本身的故事，是旧时代戏子春去秋来里的飘零，也是同样一份凄伤，一种乡愁。我们每天在四处奔波，还有多少时间和情感留给文化的乡愁。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16日评审通过了中国的京剧和中医针灸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之中医这样实用的传统文化，京剧作为艺术则多了几分尴尬。走近京剧，是沉沉的文化责任，也是隔着百年的门槛，去看有

故事，有情感的民族记忆。

前辈：有道有术

“我喜欢听听戏，但我觉得这不是国学的精髓。”在人文学院教授彭林看来，重要的是把中国的思想文化推出去。“任何文化都有道、有术，师者，传‘道’也。文化的基本属性是用文教来化人。”

彭林在清华开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与《中国古代礼仪文化》两门课，是很多同学大学四年都没能抢到的课程。彭林认为，人类创造的文明有三种形态：物质、精神、制度。“中国五千年来出土文物极多，在国外很受欢迎，在国内受到的关注反而不够。于是我就想开一门大家不开的课——文物。”物质文明之外，彭林更加在意的是“制度文明”。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人的群体性特点决定了必须要有组织才有凝聚力，

“现在三种形态都很重要，实现中国梦还是要靠传统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的核心。”彭林的表情很严肃。

彭林曾经一度痴迷于吟诵，找来无锡国学专修馆老馆长唐文治的教学录音反复研究，“但现在有些人把吟诵搞得很玄乎，好像不懂吟诵就没有学问，”他摇了摇头，“中国的学问就是吟诵二字？后来我就不想掺乎了，我就没学问吧。”彭林笑了起来，“吟诵确实是个好东西，但不要把它说过了头。”

“我觉得，要替吟诵申遗，不如替中国古代礼仪申遗。”与西方所说的交际手段不同，中国的“礼”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相关，其背后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是社会和谐，是内外兼修。他开礼仪课有一个更深层的想法——“礼”是我们所缺乏的文明和素养，把“礼”重视起来，甚至可以改变国人的国际形象。“中国的文化不应该放在博物馆里让大家像看木乃伊一样看，而是作用在人身上改变人的形象和气质。中国有富人，却富而不贵，身上

现在缺少一种贵族气，贵气不是说有多少钱权，而是说有教养。”彭林整整自己长袍的袖口。

生活中彭林也曾遇到过许多关于礼的笑话。期末同学们交给他的作业封面上，常常写着“彭林老师敬启”。这让老师很不舒服，但学生们实则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不止学生，彭林还在很多场合听到教授们这样介绍自己的爱人——“这是我的太太”，“太太是尊称，是让别人称呼的怎么能自己这么叫？”彭林笑了笑。他说，同学们上完礼仪课觉得很有收获，“大家都有学习礼仪的需要，能让自己看起来不是胸无点墨的”。他这样评价西方礼仪，“中华五千年文明，美国两百年历史，为什么要我们去学习他们的牛仔礼仪？”在他看来，礼仪是一个民族文明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礼仪文明。

上过礼仪课的同学有了基本的礼仪知识，那么没上过这门课的怎么办呢？彭林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如果学校要求同学们都必须上这个课，我很乐意。如果哪个同学愿意跟着我学，学了之后出去讲课，我也很乐意。”学生曾经在课上问过他这个课有什么用，他回答，“让你有个人样。”礼者，履也。彭林担心现在弘扬的“礼”会停留在口头阶段，“礼的传承光有我不行，我只是一个布衣啊。”彭林耸耸肩。

谈起清华校内的传统文化



彭林

氛围，彭林摇了摇头，“唉呀，不够啊。现在都是什么大学生演讲、辩论或者服装节，好难过。我有时候甚至想骂人！”他拍了一下桌子，“最好的机会都给搞丢了。”

他和钱学森有着相似的思考，百年清华，为什么后60年培养出的人才反而少？“没有理想抱负，连作弊都不以为耻，同学们都在忙碌，高层次的修养问题却被忽略了。”孔子所言，“行己有耻”是作为士人的第一个条件，而在彭林看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顶层设计。“我讲课的时候觉得很伤感——老清华是什么样？现在的校园文化总是迎合低级趣味。”彭林摇摇头，“这些话都很伤人，但没有办法我必须说。我只能在三尺讲台上尽心而已。”

从今年8月份开始，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尝试引进了更多的昆曲、京剧类演出，9月到

12月的30场演出中，7场为传统文化类节目。10月，清华大学社团部发布了传统文化月设计策划，社团部登记的社团共162个，其中传统文化类23个。在这23个中，有近一半常年不开展活动，也有一些面临着或大或小的困境。

自2001年5月18日昆曲艺术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非遗保护已经走过了10余年历程。传统文化的传承，于己是脱心智于俗世之桎梏；于国家是传承祖先弥留的文明记忆，是唤醒根植于血肉之中的民族认同，是担当；于世界，是文化的挽留和珍存，是见证历史的每一寸呼吸。从博物馆到校园，从教科书到传承，传统古韵在清华还有漫长的发声期。■

（本文转载自《清新时报》
总第170期）